

史海钩沉

守礼之邦

——一位清朝使者眼中的琉球

□王振洲

日前,《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钓鱼岛必须回归,琉球也将再议》的文章,日本的一些政客读后马上感到紧张。这不稀奇。俗话说为人不做缺德事,半夜敲门心不惊。日本人之所以紧张,是因为他们得到琉球的手段不地道、不合法,实为野蛮地掠夺他国领土。

琉球群岛曾有三个国家,中山、南山和北山,以中山最为强大,十五世纪中山王统一了几个国家建成了琉球王国。从明朝起五百多年时间,琉球都与我国保持藩邦关系,其国王都要由中国的朝廷册封。清朝嘉庆四年,琉球国王尚帮去世,他的儿子也已于早几年死去,因此孙子尚温表请朝廷,希望袭封。清廷派翰林修撰赵介山为正使,内阁中书李鼎元为副使前往琉球册封。著名的《浮生六记》作者沈复是随团成员之一。当时行船要看风向,前往琉球册封的使者一般是夏至前后西南风起时开船,冬至前后乘东北风归来。沈复所在的册封团是嘉庆五年农历五月初一出发,因当年东北风来得晚,他们在琉球的时间长达半年多,游遍了城市、乡村、大小岛屿。沈复感触颇深,回国后写出了《浮生六记》之一的《中山记历》,“志山水之丽崎,记物产之瑰怪,载官司之典章,嘉士女之风节。”《中山记历》虽不如《闺房记乐》那样艺术魅力四射,但所写都为亲历亲见,琉球的山山水水都写得具体而生动。

沈复出身于书香门第家庭,能书善画,喜欢旅游,尤其可贵的是不受传统束缚,常有独到见解。他在《浮生六记》之一的《浪游记快》中说:“余旅三十年来……凡事喜独出己见,不屑随人是非,即论书画,莫不存人珍我弃,人弃我取之意,故名胜所在,贵乎心得。”正因为独出见解,敢说实话,所以他写的《浮生六记》成为珍品。俞平伯先生在《校点重印〈浮生六记〉序》中说:“它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作家林语堂还把《浮生六记》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

册封团的两条船在海上行驶了六昼夜,在琉球首府那霸靠岸,欢迎的人群遍布大街小巷,世孙尚温率百官把使者们接到使馆。这天使馆和王宫都是坐东向西,以中国在东边,表忠顺面向之意。天使馆规模宏大、建筑精美,模样如同中国的官署,集办公、吃住、娱乐、纪念为一体。其中有两处纪念榜,一处书写明朝历次使者的姓名,最早是洪武五年,封中山王察度,使者为汤载,至崇祯元年封尚封,共十五次;一处书写清朝使者的姓名,康熙二年封尚质,使者为张学礼,到乾隆二十一年封尚穆。天使馆内的桌椅、床帐等都仿中国式样。

“洋溢声名四海驰,岛邦也解拜先师。庙堂肃穆垂瑰贵,圣教如今洽九夷。”沈复看了琉球的孔子庙后,情不自禁地写出了这首诗。孔子庙在久米村。明洪武初年,皇帝让福建三十六姓熟悉海事的人家前往琉球沟通,不久人家就在这里落户,建起了村庄和孔子庙。不仅他们的子弟读孔孟之书,当地人也喜欢学习,对儒学十分尊敬。王宫中保存着明朝永乐四年赐的墨及端硯等,并视为珍宝。新国王尚温擅书法,颇得元代书法家赵孟頫笔意。紫金大夫程顺则把来中国时在天津购买的宋代朱熹的一幅字视为宝贝,珍藏在家中轻易不给人看。琉球姓蔡的为明初去的三十六姓之一,在蔡家祠堂里供奉宋代书法家蔡襄的画像,主人还拿出蔡襄的真迹给沈复看。琉球人喜欢兰花,他们把兰花叫做孔子花。由此可见琉球人受儒学文化影响之深。

沈复游遍了琉球的大小岛屿,在欣赏美景的同时,还熟悉了当地的风土人情。那霸最显眼的地方,有一座牌坊,上面写着“守礼之邦”四个大字。琉球人正如牌坊上所写,文明礼貌,待人热情,不尚奢华。比如嫁娶“结彩鼓乐而迎,不计妆奁,父母送至夫家即返,不宴客,至亲具酒贺,不过数人。”一般群众办丧事,“则邻里聚送,观者护丧,掩棺即归。宦家则同官相知者,亦来送棺,出即归,大都不宴客。”

琉球没有军队,刑法仅三种:杀人者死,伤人的判徒刑,轻罪在太阳下晒,按罪的大小定晒的日数。国中好几年都没有犯过死罪的人。

琉球人民来过着与世无争、文明而富裕的生活,但1879年日本用武力强行吞并琉球,把琉球的国王押解到东京,将琉球改名为冲绳县。琉球曾向清廷求助,但腐败的清廷却无能为力。但琉球人民并不心服,多年来反抗不断,至今还在要求独立。

一个喝茶的地方

瓦庫

全国十佳特色茶馆

我是1972年冬天参军的,领到军装那天,我疯赶着回家,拿给爷爷看。爷爷把军装里里外外看了一遍,说:“人看衣裳马看鞍,你穿上这衣裳,就是公家人了。”抚摸着军装,看着我,“进了门,看个人,你一步都不能踏空,你一定要立到高处!”

我知道,爷爷这话,期望很稠。爷爷下了一辈子苦力,我一定要让爷爷美梦成真。

父亲把我送到县武装部,我坐着军用卡车离开县城时,父亲在早晨寒冷的风里看着我,天冷,父亲呼出的气就成了白色,父亲没有说话,没有招手,父亲呼出的白气,是父亲推我前行的最大动力。

三年后,我回家探亲,爷爷已经过世一年多,我大声质问父亲:“为啥不叫我回来?”父亲轻声说:“你爷说,娃正往高处走呢,不能拽娃的腿,不准给娃说……”

我跪在爷爷的坟前给爷爷烧纸,我的泪流了一脸,却没有哭出声,更没有哭诉。我只是在心里给爷爷说着我的点点滴滴,我相信,爷爷的魂灵就立在我面前,爷爷也会流泪,但泪脸上,是笑容。

五年后,我转业到了河南省委组织部。父亲每每接到我的信,都会提着信走遍村庄的街道,乡亲见了,自然问:“谁来信了?”他就说:“娃来信了,你看。”人们一看信封,就惊讶:“哟,娃在河南省委组织部工作?”父亲应:“噢。”似乎很淡。

后来,我调到省文联当专业作家,父亲每每接到信,往裤袋里一装,不再给别人看。我有了孩子以后,父亲抱着孩子在郑州转,有一回就转到了省委和省文联,回家后,心情很沉重,问我:“为啥要调到省文联呢?”我说:“我就是喜欢作家这个专业。”父亲摇摇头,叹道:“这几天,我抱着

名家新篇

西北风

□郑彦英

娃看了,你原来的单位,就挂了一个牌子,两个人背着枪站岗。你如今的单位,挂了一群牌子,干晾在那儿,没人管。”一句话说得我没法回应,却明确地表达了父亲心里的尺码。我想了想,对父亲说:“你放心,你娃一定会写出个名堂的。”父亲看看我,没有说话。这时候孩子哭了,父亲立即将她抱起来,轻轻拍着孩子的背,往门外走,走到门口,扭过头对我说:“你爷……”咽了一口唾沫,“咱一家的人,都指望着你呢……”

父亲这一句话,和他在寒冬里站在路上呼出的白气,如呼啸而来的西北风,推着我的脊背。

当上海电影制片厂让我去改编我的小说时,父亲高兴得说了一个村子,为了纪念这一事件,甚至给我的刚刚出生的侄子取乳名郑州沪。当电影《秦川情》在我的家乡拍摄时,父亲如一个剧务一般走村串乡给剧组借道具,母亲则在家里给剧组捣土豆芽。当电影在我的家乡一个个乡镇放映时,父亲看了一遍又一遍。当熟人向他道喜时,他却很谦虚:“娃也只会耍个笔杆子写个电影,不会弄别的啥。”

几年后,父亲来到郑州,一连几天,只帮助我照顾孩子,不说别的事。有一天吃饭时,父亲不看我,很淡地说了一句:“那个张艺谋,也是咱陕西人,也拍了个电影?”我一下子明白了父亲的心,那时候我年轻,自然也张狂,就笑着对父亲说:“爸,你放心,你娃也会得奖的。”

父亲把筷子往饭桌上一敲:“就要你这一句话呢。”

之后,我每发表一篇文章,每出一本书,父亲都会在第一时间阅读,当我得了一个一个奖时,父亲都会认真地看着证书,然后放下。我知道,父亲不满意,他期望的,不是这一般的奖项,而是国家一级奖。

非常可惜的是,当我终于获得鲁迅文学奖时,父亲已经过世两年。我把奖杯拿给母亲,母亲抚摸着奖杯说:“清明上坟时,给你爸说说。”放下奖杯,说:“你爷、你爸、你,一个性子,心气硬,心劲大。好是好,伤身子。”我豁然明白,说:“妈我知道咧,从今后,我要注意身体健康。妈你也得注意,你的健康,是一家人的福分。”

去年一入夏,母亲要回老家住,我不

同意。“妈你都82岁了,营养一定要好,才能保证身体健康,但是咱陕西农村,吃个肉都不方便,更谈不上鱼虾,而且呢,家里没有空调,热,厕所距离你住的房子,还有几十步,下雨地滑,你咋过去?光上厕所这一条,就让我放心不下。”

母亲却坚持要回,说:“我成天做梦,都在咱家院子里,心已经回了,硬将我圈在这儿,反倒会出麻烦。”

话一说到这里,我只好依了母亲。

没想到三个月后,母亲从家乡回来,说话底气足,脸上气色好,走路也很利索,这让我意外兴奋,就说:“没想到粗茶淡饭,反倒让你更健康了。”

母亲说:“在城里,找地方晒太阳,在农村,太阳好;在城里,脏气四处窜,在农村,好气围着。要不是城里有暖气,我冬天也住在乡下。”

上周四,我送母亲回老家,在高铁上,母亲对我说:“你是公家的人,得干好公家的事,写文章这个事,你得尺模好劲儿,别劳累过了,伤了身子,你有了好身子,咱一家人都安好了。”

从老家回来,我就去游泳了。40分钟,游了一千米,坐到岸上,看着一池干净的水,我想,我的身体就跟这池水一样,池水干净了,所有人都会在里面愉快地游泳,池水稍脏一点,所有人的愉快都会一扫而光。我的身体健康了,家里所有人都高高兴兴地生活,我的身体出了问题,家里人的高兴没有了不说,还会拖累大家。其实,家里的哪一个人不是这样呢,只有每一个人身心都健康着,家庭才会幸福。只有每一个家庭都和谐幸福了,中国梦才会飞扬起来。

想到这里,我给母亲打了个电话:“妈,你放心,我刚刚游完泳。”

郑彦英 著名作家,曾任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河南省作协副主席、河南省作协秘书长、河南省省管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获鲁迅文学奖、冰心文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等。出版有长篇小说《石瀑布》《拂尘》等6部,作品集《太阳》《在河之南》《风行水上》等12部。被搬上银幕的电影剧本《秦川情》等3部,被搬上荧屏的电视剧本《彭雪枫将军》等6部。



人在旅途

遥想泉城

□孙青瑜

当的挑剔和严肃。也就是说,凡是被古人普遍并反复赞誉过的美景,必定有可赞可叹可誉之处,闻妙文寻踪过来,肯定不会上当;吟着佳句身陷其中,不发出“美煞济南山水好,几时真做济南人?”的肺腑期盼,那算是历代大师们骗人。待闻诗观景无数次,次次满意归来,你才会发现文人比皇帝可信,皇帝之诗没有文人之诗负责任。

济南城的历史上不但诗多,还有很多“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的历史,比如文有李清照,武有秦叔宝,悬壶济世有扁鹊,一个比一个名气大,都是渗透到普通百姓生活中的大名人。只记得小时候,每年的年画总少不了秦叔宝。正是这秦叔宝,让我从书本上感觉到的“济南”和这块出硬汉的山东有点不搭界。原因就是山东人的集体性格不知何时就沾染了秦叔宝和武二郎的影子:彪悍、正直、忠义,携着山东大葱式的挺立和高大,几乎成了中华民族英雄人物的脸谱。一说是山东人,尤其是山东汉子,未打交道,便先给人几分可靠感、信任感和安全感,在这个信任危机不可复加的年代,“山东人”无疑成了一张硬梆梆的名片,有没有人从中得到过掷地有声的实惠,我不知道,但是这种由全国人民给予的集体信任感,却是文学与历史遗留给山东人的骄傲和荣光。

因为从未到过济南城,多年来我一

直在纸上被艺术着的济南,它带着“鸟飞云锦千层外,人在丹青万幅中”的诗意,“白云楼下水溶溶,滴滴泉珠映日红”的阴柔,“兹山何峻秀,绿翠入芙蓉”的妖娆,“岩高日气薄,秀色如新洗”的美丽,以及因“济南”这个和“江南”仅有一字只差的大名而错觉出的南方味道……都一一驻扎进我的感觉中。无论是自然景观,还是人赋予的符号,都带着浓烈的柔性因子从书上蹦跶出来,让我越来越觉得“济南”这个充满柔性的名字与山东这个浸染着刚性文化的地域对不上号,但它又的确位于它的腹地,它是它的省会,属于它文化中的子文化。

正是这些“格格不入”,曾一度让我的感觉世界陷入了迷乱。

随着泉城笔会越来越近,济南城也随之离我越来越近,我干脆收起感觉,但等走进她的日子,涤尽知性背景,身陷进那城那自然中,去体认那城那景那文化,纠正“湖干烟乱柳犹眠,是处桃花雨半含。七十二泉涨暖,可怜只说似江南”的错觉。可再一想,似江南又有甚可怜?难道说北方就不可以多泉了?“一泓清浅漾珠圆,细浪潏洑小荷牵”“云雾蒸润华不注,波涛声震大明湖”的美景能妙成于北方,岂不是大自然更高的造化?岂不是更高绝配的和諧?再说,连这里的自然都吐纳着刚柔相济的太极精神,何况人乎?

河南、山东依肩相邻,可我这个河南人却至今未到过济南,着实是人生之憾。不想,前几天突然接到《当代小说》的通知,邀我去济南参加“泉城笔会”,方知济南还有一个更诗意的别名叫泉城。无论是济南,还是泉城,名字都非常好听,带着江南的风情和味道,暗携着女性的阴柔,飘荡着溢耳的诗意,让我越发向往起来。因为历史上有关济南的诗句实在太多,差不多历代超级文豪们都颂过济南之美,像诗仙李白、唐宋八大家的苏子由、曾巩和王安石,以及诗圣杜甫、鸿爪诗篇满天飞的皇帝弘历……更有甚者,连大书法家赵孟頫、小说家蒲松龄、地理学家郦道元来到济南都忍不住诗性大作,为济南留下千古颂辞,由此足见:济南之美名绝对不虚传。

但不知什么时候,这些大师之作竟被老舍的一篇《济南的冬天》给盖住了。原因就是《济南的冬天》上过课本,中国一茬儿接一茬儿的小朋友背着《济南的冬天》一路走来,人数累加起来足有十亿。也就是说,几乎有一半以上的中国人未去济南,就先睹了一季子《济南的冬天》。古人云:“诗因楼成,楼因诗传”,说的就是无论哪个名胜之地,只要与文化结缘,它的名气就会如借东风,声名远播。因为除了见什么都能诗性澎湃的乾隆之外,一向无感不发,有感也不乱发的中国文人颂自然、赞自然、写自然皆是相